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要》，〈微子篇〉第八章。

【逸民。伯夷。叔齊。虞仲。夷逸。朱張。柳下惠。少連。子曰。不降其志。不辱其身。伯夷。叔齊與。謂柳下惠。少連。降志辱身矣。言中倫。行中慮。其斯而已矣。謂虞仲。夷逸。隱居放言。身中清。廢中權。我則異於是。無可無不可。】

「逸民七人」，逸民就是在野，沒有出來在國家做事，我們現在講在野，不是在朝。「包咸說：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。」逸民都是有品德、學問的人，跟隱士也差不多。包咸的注解說，這七個人皆逸民之賢者，逸民就是在野的人民，都是賢能的人。「七人中的虞仲，諸儒或說是仲雍」，也有說是仲雍，「就是吳太伯之弟」，吳太伯的弟弟。「或說是仲雍的曾孫，就是周武王所封的虞仲。或說是春秋時人」，或者也有一個說法，說是春秋那個時候的人。「均難考證」，這個就很難去考證，確定哪一種說法才是最正確的，到現在就很難去考證。「下文孔子評論，只有伯夷等六人，而無朱張。」沒有講到朱張，七人只講六個人，朱張沒有講，只有存他的姓名於逸民之列，他的名字放在逸民行列裡面。「劉氏《正義》說：竊以朱張行事，當夫子時已失傳」，這是劉氏《正義》這個注解的說法，就是朱張他行事的風格、做事的風格應當是在孔夫子那個時候已經失傳了，所以就沒有去論朱張。只是把他的姓名放在逸民之列，這也是謹慎，因為沒有他的資料，所以夫子就沒有評論。

『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，伯夷、叔齊與。』「孔子評論伯夷、叔齊二人，說他們不肯屈降意志，不使其清白之身蒙受玷辱。」這

是孔子對伯夷、叔齊的評論，說他們兩個人不肯屈降意志，不使他清白之身受到玷污、侮辱。「鄭注」，鄭康成注解，「言其直己之心，不入庸君之朝」。「皇疏：夷齊隱居餓死，是不降志也。不仕亂朝，是不辱身也。是心跡俱超逸也。」這是皇侃疏的注解，兩個人不願意降低他們的志，也不辱他的身，這是心跡（內心跟跡象）都超逸了。這是武王要伐紂，伯夷、叔齊勸武王不要伐，後來武王還是伐紂，所以他們兩個人不吃周粟，不吃周朝的糧食。這是不降他的志，不辱他的身。

『謂柳下惠、少連，降志辱身矣，言中倫，行中慮，其斯而已矣。』「孔子又論柳下惠、少連二人說，他們是降志辱身了」，降低他的志向，身受到侮辱，他也不在乎。「然而說話有分寸，合乎倫理，行為審慎，合乎思慮，如此而已。」這是孔子的評論。「皇疏」，皇侃的注疏，「此二人心逸而跡不逸也。並仕魯朝，而柳下惠三黜，則是降志辱身也。雖降志辱身，而言行必中於倫慮，故云其斯而已矣。」這兩個人他的心是超逸的，而跡不逸。跡，跡象，在外面的形象不逸，他們還是在魯國朝廷做官。而柳下惠遭到三黜，算是被降級，這是降志辱身，他不在乎。雖然降志辱身，他講話、言行還是必中於倫慮，合乎倫理，行為謹慎，合乎思慮，故云其斯而已，就是如此而已。這是孔子評論柳下惠、少連兩個人。

『謂虞仲、夷逸，隱居放言，身中清，廢中權。』「孔子又論虞仲、夷逸二人說，他們隱居放言。不出來作官，說話亦不拘束。因而身中清，廢中權。守身合乎清潔，發言合乎權宜。此解放言作放縱言語講」，就是廢中權，他發言，放縱他的言語，他有說話。

「廢中權依《經典釋文》引鄭康成本作發中權。」鄭康成這個本子，廢這個字它是作發，發言的這個發，發明這個發，這鄭康成的本子。「竹氏《會箋》以為，發就是發言，與放言之義相應。」這個

放言，釋放他的言語，雖然他是隱居，但是他有說話。這個放言，他有發言，所以發言跟放言意義是相同。「但包氏注」，包氏的注解，「放作置字講」，它的另外一個解釋。「放言就是放置言語，不說世務」，世間這些事情，他不說。這是包氏注解的一個解釋。

「廢中權的廢字，馬融」，漢朝大儒馬融「作廢棄講」，他的注解當作廢棄講，「即在亂世，自我廢棄，以免禍患」。在亂世他也不出來做官，也不說話。「因此合乎權」，權變。「皇疏先依馬注廢棄義解釋，後又引江熙曰：超然出於埃塵之表，身中清也，晦明以遠害，發動中權也。兼取馬鄭二說。」皇侃的注疏先依馬融注解，作廢棄的意義來解釋，後來又引用江熙說的，超然出於埃塵之表，身中清也，晦明以遠害，發動中權也。這是兼取馬鄭兩種注解的說法。廢中權，隱居，在亂世自我廢棄，不出來以免遭到禍害。以上列出七個逸民，孔子評論六個人，這六個人三種形跡不同。

『我則異於是，無可無不可。』孔子就是比較不執著，不執著降志、辱身，或者不降志、不辱身，他都不一定，無可無不可。「孔子說自己異於以上幾位逸民。」就是說自己跟以上所列出來這幾位逸民不一樣。「無可，不一定可。」無可就是不一定可以跟他們一樣。「無不可，不一定不可。」無不可不一定不跟他們一樣。「這意思就是以道義為準，或出或處，毫無執著。」孔子都沒有執著。出就是出來做官，替國家辦事。處就是不出來，做處士，在家不做任何事情。孔子就是以道義為準，只要有一絲毫機會，可以推行他這個道、道義，他就出來；如果道不能推行，他就不出來。所以他沒有執著，一定要怎麼樣，意思就是道義能不能推行得出去，以這個為標準。不一定採取以上舉出來這六個逸民的哪一種模式。所以孔子他就沒有執著一定要怎麼樣，或一定不怎麼樣，都是以道義為標準。馬融的注解也講：「亦不必進，亦不必退，唯義所在。」

漢朝大儒馬融注解，也不必說一定就要進，也不必說一定要退，唯有義，合理不合理，合理就進，不合理就退。「這是聖人行權之道，非賢人所能行。」這是聖人行權方便，聖人才能做得到這一點，完全不執著。聖人以下的賢人，他就沒辦法做到像聖人這樣。

好，這章書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